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究遺卷八

左庶子葉酉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書即位史之常文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何氏

濟川曰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

事畢而反喪服焉朱子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

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之私服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史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名杜註以為字非也天子大夫例書名蘇氏

轍曰外卿會葬不書尊王使故特書之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禮也案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衛毛伯名據此則舊史王使必皆書名而聖人削之以王之卿士不可無別于諸侯之卿士也望溪先生說信而有徵矣

晉侯伐衛

傳晉文公之末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

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據此則伐衛乃晉大夫當書晉人而書晉侯者蓋晉襄始以親伐告諸侯故書晉侯從告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謝錫命也

衛人伐晉

傳晉師圍戚取之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

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按陳爲衛謀不告以事大睦隣之道而乃稱兵報伐其爲謀也過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往會之按此爲内大夫特會諸侯之始嗣是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通此會爲五而胡氏特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傳初楚子以商臣為太子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宫甲圍成王王縊按弒君目世子者甚之也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而忍動于惡著其為世子而其罪乃愈無所逃矣

公孫敖如齊

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

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傳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伯復使為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按不書秦師伐晉者未薄其城邑而逆與之戰也以晉及秦者春秋以霸主內晉故以之主兵例也胡氏之

說非

丁丑作僖公主

毛氏奇齡曰禮卒哭之明日以主祔廟是作主當在五月之後祔廟之前今僖公薨十五月而作主故傳曰緩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按凡公與大夫盟皆諱公不書

此盟則聖人尤以為辱故並公如晉不書稱處父者蓋深以處父之盟公惡晉非徒病大夫之與公抗而已故于處父特畧其辭以見義焉去其族所以專治晉也不地者盟于晉都也經書三月乙巳傳稱四月己巳經傳必有一誤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望

溪先生曰此外大夫會盟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
新城之趙盾承匡之郤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
無婁之盟而齊高固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
書名者不過伯國之大夫而已列序諸國之大夫無
有也至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則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皆列序焉蓋大夫漸張
舊史書之亦漸詳而非春秋之法也以為褒貶所寓
則義無所處矣按大夫漸張舊史書之漸詳此論確

不可易但所以書之漸詳之故惜猶未之及耳據檀弓縣子曰昔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令之大夫交政于中國葢大夫既張之後凡會盟侵伐之事昔以國書赴告于諸侯者令皆自以文告魯史承其自所赴告之文而書之安得不以名見始而伯國之大夫自以文告繼而列國之大夫尤而效之亦皆自以文告矣此書之所以漸詳之故也此後侵伐稱人者大都皆大夫閒有卿將而稱人者如七年令狐之戰十

二年河曲之戰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之類蓋仍以國書赴告故皆畧而稱人以告文中只以侵伐某國告原不具將之名氏也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之後卿皆列序殆皆自以文相期會歟垂隴之會魯卿在列不須告而士穀名者亦必自以文徵盟故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于太廟升僖于閔之上左氏所謂逆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其說非也外大夫侵伐至文三年陽處父伐楚始以名見前此皆書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以喪婚失禮故書先儒謂納幣不當使卿非也説詳

成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下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傳以其服于楚也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夏五月王子虎卒

傳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趙氏曰天子大

夫無與諸侯盟之禮左氏乃曰禮也豈聖人之意乎

秦人伐晉

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按取邑不書者二國之爭亟矣邊邑彈丸朝秦暮晉無關于勝負之數故畧而不詳後倣此經書秦人而傳稱秦伯誤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傳墜而死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杜註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望溪先生曰此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也自是而郤缺之伐蔡趙盾之救陳趙盾之侵崇皆以名見矣由是而宋華

元鄭公子歸生衛孫免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侵伐書名者不過伯國之大夫與一二國之大夫而已列序諸侯之大夫無有也至成二年戰于鞌内大夫四人並列而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皆列序焉蓋大夫漸張舊史書之亦漸詳而非春秋之法也以為褒貶所寓則義無所處矣按先生此論確不可易說見二年盟于垂隴下春秋書伐未有言其故者此獨以救江書蓋楚有弑君之罪晉不能討而以救江

伐楚故書其故以病晉之舍其大而事其細也然必

上書伐楚乃疑于討罪故必書其所為以示譏若襄

三十年澶淵之會則本不疑于討蔡而書其所為自

當以公羊録伯姬之說為正不得執此以例彼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傳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

按賤逆不成其為娶夫人也故不書夫人微者例不

見經故逆者不以名見惟逆者不以名見故其如齊不書春秋凡微者會葬只書葬某國某公不書如某國正與此類惟逆者不書如故不得不變逆女而曰逆婦姜蓋上書如齊則據齊為文故曰逆女女者齊之女也上不書如齊則據逆者為文故曰逆婦姜此皆文法當然聖人初無所容心于其際也不書至以不告廟故不稱氏者說詳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下

狄侵齊

汪氏克寛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

攘却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稱晉侯胡氏以為貶非

也君親將則稱爵

衛侯使甯俞來聘

汪氏克寛曰自孔達被執之後蓋甯俞代之為政至三年春衛從晉伐沈四年晉人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馬事大睦隣以安社稷或者皆出俞之謀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其卒也書薨其葬稱小君據實而書其為非禮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者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故
不稱天不書來者穀梁傳不周事之用其說不確孔
疏辨之甚詳先儒又以為請之故亦非也請之何以
不言來乎按珠玉曰含所以實口乘馬曰賵所以送
葬二事不同時榮叔正月自周來歸含時成風尚未
及葬期因留魯俟葬臨期歸賵王使榮叔雖兼此二
事然含已後期賵正濟用王之恩禮尤重在賵故曰
且賵見其所尤重也留魯俟葬非始自周來也故不

書來程子所謂春秋一字異必有義者此類是已惠公仲子之薨不見于經故歸賵必舉其所為之人此夫人新薨則歸含賵為夫人不待言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妾母書葬蓋祔也魯禮之失自此始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使召伯來會葬較之歸含賵更創見矣故王再不稱天

夏公孫敖如晉

王含且賵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自見

秦人入鄀

傳鄀叛楚即秦又貳于秦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傳六人叛楚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

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

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

難過求何害按文子此時必已聞晉侯有疾故求遭

喪之禮若無故而為此過求所謂幾千人而國不亡者將在此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註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傳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

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按殺陽處父者賈季而稱國以殺公穀謂君漏言故罪累上非也凡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賈季之殺陽處父特兩下相殺耳非春秋之所宜志而聖人志之者意不在于賈季也蓋處父雖剛而失中然其易中軍也使能利國不可謂私而賈季敢挾其易班之怨公行剸及而無所忌誰秉國成取而肆諸市朝可矣乃趙盾竟縱其出奔不惟不正其擅殺之罪且使臾駢致其

將失刑如此尚何以為國乎故上稱國殺而下即書
晉狐射姑出奔狄蓋以失其所以為國者病趙盾之
縱賊也是時晉襄已卒必無以亂人而累其先君之
理公穀之說既不足信胡氏又從而和之皆不得其
解而強為之辭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按所謂頒朔者蓋以一月中日之甲乙編為一書而
頒于諸侯如今之時憲書也諸侯藏之祖廟每月之

朔告于廟而受行之本當謂之告月傳稱告朔者以朔日而告文偶異耳胡氏之説穿鑿不可從此年稱閏不告月十六年稱四不視朔者此與下猶朝于廟連文故稱告月十六年見公之怠于政事故稱視朔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傳春伐邾間晉難也三月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按僖公嘗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矣邾復取之不知在何年不書者凡外取内城邑例不書諱之也

遂城郚

杜註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備邾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弗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所按傳既明言殺公孫固公孫鄭矣而經何以不名葢國人因攻公而

及其大夫大夫者君之股肱股肱見殺是將及君矣故大夫不名以殺之者原以其為大夫而殺之非私有仇于其人而殺之也此與曹殺其大夫不名同而所以不名者異彼稱國殺自是史失其名此稱人殺則以宋人與大夫對舉為文見以賤害貴而義不關乎其人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

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按戰而不書敗者晉逆雍而秦納之其勢不當用大衆晉師夜起一戰遽奔雖敗而不甚故不書秦師敗績既陳矣故書

戰令狐晉地故以晉主兵胡氏之說不確晉陽處父伐楚已以名見矣此趙盾帥師仍稱人者義見垂隴下

狄侵我西鄙

間秦晉之爭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按春秋凡書諸侯皆前目後

凡而外大夫會盟必書名獨此諸侯前無目而從凡辭又不名晉大夫者以晉大夫主諸侯之盟也晉大夫何以主諸侯之盟是時晉襄甫卒主少國疑趙盾忠于為晉者也恐伯業不振諸侯生心欲示以盟主之尊以懾服之故遂以當國之權自予一切禮文儀節之間儼若晉侯之親在行者不稍為貶損而使諸侯悉拱聽約束此其心良苦而其事不可為訓故春秋特正其為晉大夫而諸侯畧而不序蓋以趙盾之

僭為失其所以為大夫而諸侯之俯首帖耳惟其令之是從亦失其所以為諸侯也交譏之或曰文二年垂隴之盟晉襄既不在列則諸侯莫適為主亦必以士縠主之是晉大夫之主盟前此矣而見義于此何也士縠之主盟垂隴不過奉君命以行事耳若扈之盟則盾專之矣

冬徐伐莒

徐不稱人義見徐人取舒下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以修洮之盟公孫敖往涖之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按扈之盟公若果後至則不應與會矣春秋何以書

公會衡雍之盟未必因來討故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杜註時雒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果爾則當書曰遂會雒戎盟于暴矣必兩事皆受命故覆舉公子遂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如

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公止之使仲舍之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八年秋襄王崩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接奔不書出者奉使而道奔也

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

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按司馬書官而不名者蓋昭公欲去羣公子以致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而殺其大夫然尚非六卿也至是又不禮于嫡祖母以致襄夫人因戴氏之族而殺其司馬其位愈尊則其去君愈近始而不保其大夫繼而並及其司馬岌岌乎殆哉不至于孟諸之弑不止矣故前書宋人殺其大夫以宋人與大夫對舉為文此復繫之以司馬所以著其亂

形之日甚而義不關乎其人也蕩意諸來奔亦書司城者奔僅免于一死耳司城之書官與司馬之書官其義正同抑病其救敗之無術為不稱乎其官也此又華孫來盟之所以書官與氏而不名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不書王使未葬也與求賻同求金蓋以共葬事

夫人姜氏如齊

出姜齊昭公女夫人父母在歲一歸禮也何以書望

溪先生曰以著變也夫人之歸魯也貴聘而賤逆至
而不致敬嬴仲遂同心以搆禍夫人至是蓋不安于
魯矣故志其出而並志其返也是他日君薨子弑夫
人大歸之端兆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按左氏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
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

克又奪蒯得田故先都士穀箕鄭父梁益耳蒯得殺先克不書先儒以為不告非也盾殺三大夫來告于魯必坐以殺先克之罪不可謂不告而不書者凡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以是為有司之事非王法之所寓也殺三大夫稱晉人者殺之者趙盾故不可稱國殺而以國法殺之又非兩下相殺者比故書晉人以著生殺之柄之不自其君出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箕鄭父書及者賈氏逵云非首謀按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註云登之于上軍也七年令狐之戰箕鄭父將上軍則是箕鄭父已登矣故殺先克非首謀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稱人者胡氏以為貶非也按左氏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

以伐鄭杜註陳師狼淵爲伐鄭援則是楚子本未嘗親將以伐鄭也故稱楚人四國皆卿稱人者左氏傳以爲懲不恪亦非也自宣以前會伐會盟未有列序大夫之名者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莊公二十三年第書荆人來聘此稱楚子者蓋楚至
是已復楚之舊號故也凡來聘必書爵秦伯之使術
吳子之使札與此同義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秦稱人者凡外諸侯之事舍會盟征伐及遣聘外概
稱人來者使人來也不書使某者其人微也僖公成
風之禭者兩禭並致不可以成風及僖公又不可以
僖公及成風故列序而先僖公者夫死從子之義也

或謂僖公薨已十年不應歸禭不知成風之薨亦已五年矣成風可歸禭僖公獨不可歸禭乎且恵公仲子之賵未有以為專賵仲子者何獨于此而疑之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凡伐國或稱君或稱大夫或稱師或稱人者其恒也而此年秦伐晉成公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

虞獨稱國先儒以為虢舉望溪先生曰非也其事同時相次而獨于一役貶則其異于前後者何也蓋秦晉鄭許晉狄之戰亟矣又二國之私而與諸侯無與也或赴告不及傳聞畧不知其主兵者為君為大夫又不知其師之衆寡則第書某國加兵于某國而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謀弒而不以討賊書者獄疑而不敢定也胡氏謂以商臣故果爾則齊商人之見弒也何一同于弒

君之恒辭乎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者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者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諸侯不當與王臣盟故諱公不書與盟于翟泉不書公同義王人稱子自此始蓋是時大夫張晉卿盟會冊書皆以名見而不復稱人則王朝之卿無轉稱王

人及斥其行次之理故特為是稱以尊異之至成公

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仍以行次稱者上書天

子使故下不可以子稱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

以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按不書

伐宋者未成乎伐也宋陳鄭皆從而特書蔡者陳鄭

從楚而來宋以逆楚而至其與楚子期會次于厥貉而共謀伐宋者惟蔡而已春秋只據實而書非諒三國之不得已也胡氏之說非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伐之楚書君將自此始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杜註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于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按蕩意諸來奔而其歸不書者歸而無救于宋亂故輕其事而不書也十六年宋昭被弒傳稱蕩意諸死之而經亦削之者春秋時弒君者三十有六其君大都以無道遘禍惟宋昭即位之初以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其大夫繼又以無禮于襄夫人而致殺其司

馬羣公子皆公子鮑之黨襄夫人淫行雖不為所禮亦别無甚不孝之事二者皆不當以無道之罪坐之乃公子鮑輸粟貸民卒使一國之人胥懷小惠而忘大義甘從指嗾不至于攻而殺之不止者以公輕慮淺謀其于羣公子及襄夫人處之不得其道故耳觀其臨命之時自以為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其語亦良可悲矣聖人心傷其事故大書屢書終之以宋人弑其君杵臼雖事由王姬以朱子綱目

書後魏馮太后弑其君之文例之其獄當有所歸而只以衆亂而無主名為文者蓋傷宋昭之狷隘少容自貽伊戚而著其禍之至如此其酷者示天下以幹母之蠱不可貞之道也聖人既欲以宋昭垂戒而非為宋昭討賊則蕩意諸之死自不得不從略義固各有所取焉爾乃胡氏謂意諸知國人之將弑其君而不能止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與死于其職者比果如其說則如荀息之死亦知里克之將為難而不

能止者也春秋何不以爲匹夫匹婦之諒削之而不書乎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傳鄋瞞侵齊遂侵我叔孫得臣追之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

按傳稱郕太子來奔而經稱郕伯者蓋公以諸侯逆

之史若以世子書是顯著公之失矣春秋為尊者諱

故書郕伯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

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按成公五年杞叔姬

來歸其見絶與此叔姬同而八年冬十月書杞叔姬

卒何以不絶之于杞也且此叔姬來歸何以不見于

經當是嫁而未廟見因疾甚婦人之性當伏枕危殆

之際尤戀戀于母家抑或欲就醫藥以庶幾其萬一之救杞伯不忍拂其意故假来朝之名送之歸曾不幸而卒遂訂後姻耳惟未廟見不成其為婦故不係杞非絶之也但此年書子叔姬卒踰二年又書齊人執子叔姬不應同為文公女而有兩叔姬也先儒謂此年叔姬以庚子卒誤衍一子字然考公穀經文皆書子叔姬斷無三傳皆誤之理殆如叔夜叔夏之類以二姬孿生故皆稱叔姬歟其所以稱子者未廟見

不成其為婦既不係杞若但稱叔姬則與女之未嫁者無别矣故稱子叔姬此與嗣君未踰年即位者稱子其義正同諸侯未即位既可稱子而示其未成君矣則夫人未廟見何不可稱子而示其未成婦乎

夏楚人圍巢

傳羣舒叛楚夏楚令尹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秦君臣始並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傳秦為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從秦師于河曲臾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問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

之不及反怒將獨出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明日請相見史駢曰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按戰不書及者春秋書戰以受兵之國主兵例也據傳稱秦伐晉晉固為受兵之國矣然秦取羈馬而退晉師從之直至河曲則兩國邊界一彼一此相加以兵而交受其害非彭衙令狐比也故不書及趙盾將稱人說見二年盟于垂隴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註鄆魯莒所爭者以其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遂遷于繹五月卒君子曰知

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與二年十年同

世室屋壞

左氏經文作太室杜註太廟之室公羊作世室壞必

更作不書者常事不書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請平于晉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亦請平于晉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

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春秋于外諸侯之葬魯不會即不書此常例也獨齊

侯潘卒不書葬則別有故葢昭公卒舍立四月而被
弑昭公尚未及葬期舍弑而子叔姬即被執葢商人
惡魯與舍婚故並執單伯以辱魯昭公之葬魯即遣
使者往商人必不使會不會故不書此與陳哀公之
書葬其義正可以參互得之彼以楚聽魯使者會葬
故書葬此以商人不聽魯使者會葬故不書葬皆舊
史之文聖人不得而易之也不然魯于齊君之葬無
不會者獨潘之卒乃無故而廢喪紀豈情也哉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傳同于楚者服且謀邾也杜註謀捷菑同盟義見莊十六年盟幽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孝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傳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

按晉人左氏傳謂趙盾公羊謂郤缺穀梁謂郤克三人皆嘗以名見矣而人之者義見乖隴下抑或以傳聞異辭聖人故疑而缺之歟捷菑不係邾明其不當立也弗克納者著其納所不當納以義折之即不能不廢然而返蓋以伯令不行于小國而病晉人之輕

舉也公羊云云于聖人語氣似不甚協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九月商人弒舍按舍即位纔四月而商人弒之稱君者未踰年弟不可以爵稱耳君臣之分則已定故正其為君以著弒之者之罪

也商人稱公子蓋已為大夫故

宋子哀來奔

高哀何以稱子賢之也司馬司城皆書官此獨不書官者位非六卿孟諸之禍于彼無責焉爾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單伯莊元年見經至今已八十餘年必非一人或其子若孫歟齊稱人者執諸侯大夫例稱人不稱行人者本非聘問之使故也

齊人執子叔姬

按左氏傳以子叔姬爲齊君之母既弑其君又執其君之母商人之惡極矣春秋必異文以著其罪不當僅以執子叔姬書公羊傳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何註時子叔姬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據此則子叔姬非舍之母乃舍之夫人其說似得其實但舍弑在九月春秋書冬單伯如齊乃遣使在冬非至齊之日在冬也齊魯相去不遠舍既弑而

遣使送女必無此理叔姬歸齊當在昭公未卒之前
甫至齊而昭公卒舍在諒闇中未廟見旋即被弒會
因舍既弒而叔姬無所從故遣單伯往請商人惡曾
與舍婚單伯至適觸其怒遂並叔姬執之此當日之
情實也道淫之說不足信商人執君夫人無禮已甚
然其罪固無加于弒君也故春秋只據實而書丈無
加貶兩事故覆舉齊人内女有變則書歸叔姬被執
其歸應書而不書者未廟見不成乎其為歸也故不

書其稱子者說詳下齊人來歸子叔姬下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傳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杜註欲因晉請齊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按華孫之所以來盟者是時宋公子鮑弑杵臼已成宋昭孤立其勢甚危華孫忠于公室者也故孫氏覺謂其懼隣國因間以謀其國特來盟以結好而紓難是固然矣然其意不在魯也考十三年傳稱公如晉朝

衛侯會公于沓公還鄭伯會公于棐皆因公請平于晉鄭子家至賦鴻鴈欲公遠行還晉以安恤之則公之睦于晉可知矣華孫之來蓋欲因魯以求晉冀結霸國之援以潛消其肘腋之變也前司城子哀來奔當亦此意不然魯為自守之國不但不可以持危定傾之義望之並所謂因間以謀其國者魯亦斷無此事乃奔者奔盟者盟皆不于他國而于魯也何為乎至華孫之所以不名者蓋司馬主兵之官位尊權重

當危亂之時誠竭其股肱之力輔其君以和其民上有以回襄夫人之心下有以散公子鮑之黨則轉危為安非遂無可措手之處乃心有餘而智不足徒僕僕馬不憚行李之往來以庶幾于將伯之助此其為謀之不臧不待智者而知其多此一盟矣故春秋特書其官而不以名見蓋著其為司馬宜若可以有為而以其救敗之無術傷孟諸之禍之將及也豈如左氏貴之之說哉殺與來奔第書官此係以華孫者前

書殺其大夫司馬矣此又一司馬也故特書華孫以別之其不別之以其名何也義不關乎其人本當與公子卬蕩意諸一例第書其官而不名因嫌與前司馬相混故不得不有以別之然若別之以其名則書其官之義轉晦故特係之以華孫而仍不以名見此聖人之文所為至當而不可易者歟不書使者說具閔二年齊高子來盟下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不書來者蓋齊人但置諸境上其家取而殯之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公羊傳大夫不致此致者喜禍患解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穀梁註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以齊人侵我西鄙告晉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接晉自文襄以後凡諸侯之會盟未有諸侯自為之而晉不與者而晉

靈方㓜不在諸侯故其在位十四年凡會盟從不親行此年盟于扈十七年會于扈必仍以趙盾主之無疑乃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而此及十七年獨稱諸侯並不書晉大夫者先儒或以七年會盟雖以趙盾主之而猶列序于下此及十七年盟會則以趙盾主之而且列序于上矣春秋謹名分列序于下猶可言也列序于上不可言矣故沒而不書其說非也春秋序會盟從不以大夫先諸侯以當日本無

其事也趙盾雖專晉然亦何至跋扈若此乎經之所以不書晉大夫而諸侯不序者蓋趙盾因前此在扈以大夫而主諸侯之盟其體既有所不順又當主少國疑之日陳蔡鄭宋同時而折于楚文襄之伯業幾于不振故十四年新城之盟復書同蓋盾亦自知前此主盟之失又懼伯業之不振故特舉久曠不行之典以明其謙也然其禮雖較殺而大夫主盟之實如故也終嫌于逼上而恐諸侯生心故此年盟于扈十

七年會于扈其徵名諸侯之文皆以晉侯親行為詞及後雖盾主其事而其著于策書而藏在盟府者仍以晉侯列序諸侯之上而盾並不以名見蓋為此掩耳盜鈴之計欲以晉侯藉口而使天下不得而議其僭也左氏傳所以謂晉侯親之者以此聖人于此使復如七年書晉大夫則趙盾本不以名見魯史舊文聖人不得而易之也然趙盾又實假其君之名以主其事若竟以晉侯書則其假竊專擅之罪無由著矣

故惟有没趙盾不書而諸侯則畧而不序以發疑端
而見情實此聖人之文所為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左氏謂此年及十七年扈之盟皆不序諸侯以病晉
侯之不能討賊亦不確賊之討不討不以諸侯之序
不序異義也盟主大合諸侯而不能討賊列序之其
罪不更著乎不書同盟者蓋自莊二十七年盟幽之
後盟不稱同者已久前新城之盟復書同者特趙盾
自悔其主盟之失故復用其禮以明譏耳非常典也

至是以晉侯藉口遂侈然而仍以盟主自居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叔姬稱子者先儒謂時君之女稱子然内女之見經者多矣豈皆先君之女而此獨别之以子耶其他猶不可考如成九年書伯姬歸于宋不稱子若以伯姬為先君之女則必宣公女審矣考宣公五年書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以行次論之伯姬必叔姬之姊又審矣高固所逆之叔姬在宣公時既以稱子而決其為

宣公女伯姬在成公時又以不稱子而决其亦為宣
公女乃妹嫁已二十餘年而其姊始嫁揆之情理當
不其然故伯姬為成公女無疑伯姬為成公女在成
公時而不稱子則凡稱子者必非以其為時君之女
也又何疑乎然則叔姬何以稱子也按小戴記曾子
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
祔于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
婦也又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據此有吉日而夫死既與女死同則女未廟見而夫死其為不成婦也亦當與女死同令叔姬未廟見而舍被弒不成其為婦固不可云齊人執其君夫人也若云齊人執我叔姬則又以叔姬屬之于魯而與女之未嫁者無以異故稱子叔姬蓋著其子而不婦不婦云者疑于為婦之詞其為已嫁之女亦遂不待別白而自見矣然則宣公五年齊高固所逆之叔姬經亦以子

稱者何按高固所逆之叔姬杜註以為宣公女然據傳稱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而請叔姬云云則高固之欲與魯婚其意專在于叔姬耳若叔姬果宣公女高固不應無端相慕悅若此且高固齊之貴卿是時魯方事齊以禮相求必不見拒何必使齊侯止公以強之也蓋此年齊人所歸之叔姬即高固所逆之叔姬也姬在齊日久公羊道淫之說雖不足信然必有所以致此惡聲者高固乃申公巫臣之流故必欲

娶之而又恐魯以故君之夫人為辭故使齊侯止公而強委禽焉聖人深惡其事故大書屢書四叔姬皆從嫁而未廟見者之稱蓋特著其前後之為一人非宣公時别有一叔姬也于是高固之貪戀美色雖干犯名義而不顧叔姬之甘從二夫不能以死自矢並齊魯二君之均有所失者其責遂皆無所逃此春秋筆削之義固非游夏之所能贊者歟稱齊人者春秋于外諸侯之事凡若此類皆稱人以義不係乎其爵

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遂者繼事而加甚之辭義見僖六年諸侯遂救許下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傳疾也按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謂之視朔前書不告月此書不視朔者以公疾不能聽政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傳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聲姜

甍毁泉臺接毁臺與築臺異而春秋必書者譏其惑于蛇妖而不知死生之有命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又與

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按滅庸者子越子貝也故稱楚人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宋公子鮑禮于國人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冬十一月昭公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按宋昭甫立即欲去

羣公子又不禮于襄夫人以致骨肉之間狡焉思逞于是司城懼禍而出奔于前子哀復潔身而行遯于後其亂亡之象岌岌乎不可以終日矣至是而果為國人所弒通前後文觀之一則曰宋人殺其大夫再則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終之曰宋人弒其君杵臼是何宋人之好亂乎公非甚無道之主而禍機之屢發而卒莫之救也遂至于此書之重而詞之複聖人之情可見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按宣公以前會伐會盟未有列序大夫之名者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傳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杜註西當為北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傳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杜註晉不能救故請服
諸侯會于扈
傳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諸侯不
序義見盟于扈下
秋公至自穀
特會參盟不致而會齊致者齊甫伐我北鄙不得已
而請服有戒心焉故致也後凡會齊而致義皆倣此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不于路寢非正也于臺下抑又甚矣或謂因隕而斃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乃謀弒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按弒君稱人者其人微也商人弒君之賊然既以賊為君矣則弒弒君之賊者不得借名以貫其罪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二卿並書者按傳稱惠公立故且拜葬兩事故並命非相為介也故並書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而不地辨詳莊三十二年子般卒下不名者先君既葬故不日者變由敬嬴仲遂秘不可詳　按叔仲彭生傳稱仲以君命名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而經不書其卒望溪先生曰内大夫之卒必書大夫國體也有生無所見而卒書者矣未有生見于經而卒不書者而桓莊之間五十年如翬如柔如單伯如溺如結其逆女會盟帥師大書特書而卒則無見焉蓋

隱之大夫而臣于桓則背君也桓所建置則黨賊也故凡隱之大夫而臣于桓桓之大夫而死于莊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為王法所不容也至莊三十二年而後書牙之卒則莊之大夫也然則叔彭生之卒不見于經何也此義之變也使紀外事當書公子遂弑其君赤及其大夫彭生而為國諱惡不敢然也子之弑不書而第書叔生之卒則習其讀者以為內大夫卒之常詞而狥君之迹隱矣故反削其卒而不書

此即君薨不地葬而不書之義也内大夫卒無不書而桓之大夫不書宣之大夫得罪于先君者卒皆書而狥君者不書皆所以發疑端見情實也安知非舊史本不書乎為舊史者非明于春秋之法也再世而不錄大夫之卒史無是法也彭生之事非諱而書卒即誣而書刺耳以是知孔子削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

長而屬諸襄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

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

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

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杜註所為出姜不

允于魯

季孫行父如齊

張氏洽曰告宣公之立按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

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則子赤之弑宣公之立

行父實與聞乎故故經書行父如齊于夫人大歸之後其罪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莒弑其君庶其

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按弑庶其者僕也春秋乃以國舉蓋僕以其寶玉來奔必以國亂君弑為辭而公且命與之邑其不以僕為弑君

之賊可知矣魯史承而書之必曰莒人弑其君聖人修之欲仍其舊則失實欲正其失則國惡又不可不諱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第書其國有是事而已此春秋所以為謹嚴歟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究遺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監生臣安守樂

春秋究遺卷九

左庶子葉酉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弒君而書即位以其與聞乎故也抑與蔡景許悼

二公之書葬有同義焉說詳桓元年公即位下

公子遂如齊逆女

以喪婚急于結齊好以定其位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不稱公子承上文從省成十四年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不覆書叔孫與此同義婦者杜註有姑之辭按成夫人稱婦姜氏而文四年出姜及此年宣夫人皆但稱婦姜而不稱氏胡氏謂夫人亦預有貶焉非也夫人在室決無預貶之理且不書氏何足以示貶乎蓋婚禮父命之無父則母命之雖天子諸

侯亦不自主婚所以養廉遠恥也文宣二公皆娶在即位後其必稱母命以命使者無疑旣稱母命則為之母者即當以義正其子而文之在喪納幣又逆不使卿宣以喪婚皆失禮之大者乃竟聽其違禮而行坐視其子之失而不救為人母之道顧如是乎為人母之道未盡何以為人姑故兩夫人皆但稱婦姜而不稱氏與書葬小君不稱氏其義正可以參互得之葢稱氏者其語輕不稱氏者其語重邦君之妻君稱

之曰夫人故上稱夫人據公以為文也其下即稱氏語從輕尊君也若上稱小君據臣子以為文也其下即不稱氏語從重尊夫人也二夫人稱婦是據姑為文宜稱氏而不稱氏若重其婦使不為其姑所厭所以著其姑之不足為姑以示譏也豈如胡氏云云乎先儒又或謂妾姑則不氏出妾之不氏以成風宣夫人之不氏以敬嬴其說尤不確成風乃僖公母非出姜姑也何夢夢耶

夏季孫行父如齊

傳納賂以請會杜註宣公簒立未列于會故以賂請之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杜註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正義按彼傳趙穿與同罪于時趙盾為政穿見晉君之壻或本罪輕于胥甲故得無咎

公會齊侯于平州

季孫請之以定公位也不致者特會例不致說具閔元年盟于落姑下

公子遂如齊

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所謂納賂以請會者即賂以濟西田也上書公會齊侯于平州下書齊人取濟西田其事之情實顯然可見桓公元年上書公會鄭伯于垂下書鄭伯以璧假

許田與此正相類但彼乃鄭伯將取魯田此則魯自
納賂以請會耳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宋人弑昭公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又會諸
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
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
受盟于晉故楚人鄭人侵陳遂侵宋按稱鄭人若君

不在行故楚師本為陳起因陳而及宋書曰遂者葢繼事而加甚之詞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稱救陳宋經不書救宋者先儒以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不書非也葢陳被楚師即以告晉晉起師赴之至鄭而楚師已觧遂駐師棐林會諸侯以伐鄭本未嘗救宋也傳所以兼稱救宋者以兩國皆被楚侵故類及之耳其實晉師本以救陳而起非為救宋

而起故經不書救宋若以宋有罪不當救而救據實
而書其失不更著乎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不曰會趙盾而曰會晉師者胡氏謂使列序諸侯而
會晉趙盾則臣疑于君不可以訓此即公羊君不會
大夫之說其實非也葢書會晉師則專會伐也若書
會趙盾則似與盾先行會禮而後伐矣其不曰晉趙
盾帥師救陳遂會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于棐林伐鄭

而以諸侯會晉師為文者晉師先在棐林故也左氏傳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師乃還楚救不書者楚與魯不親鄭既從楚即自外于中國凡楚救皆不以告故不書襄十年書楚救者公會伐不須告故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宋人伐鄭

傳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按伐鄭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傳無宋人殆傳聞之誤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按不先

書伐者敵未濵而逆與之戰也以宋及鄭者鄭受楚命伐宋宋受兵故以宋為主例也客主皆將尊師衆故並書帥師韓之戰獲晉侯不書晉師敗績君重于師也此獲宋華元先書宋師敗績將與師並重也與君將則止目君大夫將則書某帥師同義

秦師伐晉

傳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按卿皆稱人者大夫會伐至成二年戰于鞌始列序前此皆稱人楚救不書者義見元年伐鄭下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近在王都之內而楚子伐之先儒以為窺周室之漸非也伊雒之有戎晉遷之也殆以其為晉之爪

牙而伐之耳昭公十三年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亦以其貳于楚故則楚之伐戎不得蔽以窺周室之罪也審矣

夏楚人侵鄭

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按鄭及晉平不書胡氏以為與鄭非也春秋凡鄭與晉楚平皆不書所以然者春秋因史作經凡事之首尾不必備聖意只欲著晉楚之爭鄭耳

至鄭及晉楚平乃戰事之首尾固春秋之所不必備其辭者也先儒又或謂春秋但書其見侵伐于此則其受盟于彼也不待言亦不得其辭而從為之辭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傳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按曹師伐宋不書者諱武穆之族以

之不以告故不書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二國相怨故公及齊侯共平之稱莒人者春秋于外諸侯之事凡若此類皆稱人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鄭靈公怒公子宋無禮欲殺之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不可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按欲弑靈公者公子宋也歸生特從之耳乃以歸生為首惡者葢宋雖首謀而歸生位尊權重其力足以為惡宋則無是力但能勸人作逆耳所謂從之者謂聽從其謀不可作脅從之從觧故十年傳載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則當時固有以斷斯獄矣望溪

先生曰宋之諧得行于君則嘗黿之憾已釋而歸生懼譖則與君相搆之隙轉萌于歸生故知弒者歸生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如必致史之常文

冬楚子伐鄭

傳鄭未服也杜註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君

將稱君例也胡氏之說非

五年春公如齊

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公如必致常也左氏以為書過非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說詳文十五年齊人執子叔姬下

叔孫得臣卒

杜註不書日公不與小斂張氏洽曰缺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于夫家若被出棄則將乘之而歸也及廟見成婦乃遣使反馬接叔姬嫁未久而高固遽與之偕來蓋溺于色而惟叔姬之命之是聽也觀此則謂高固乃申公巫臣之流益信

楚人伐鄭

楚人于是三至鄭矣荀林父救鄭不書者不以告故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陳即楚故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杜註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葢在此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傳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即内為志曰及外為主曰會之説也辨見桓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下書至者用兵于萊故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傳晉侯之立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公見止而不與盟不書者胡氏謂行有不慊于心非也孫良父之來其謀當出于晉誘公至而執公敝之聽宣伯之愬而不見公者其曲更甚有何不慊而諱之乎其所以不書止公者止者法施于罪人之詞以此而加之公恥莫大焉故不書諱之也若外諸侯見執則不諱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杜註葢有疾而還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時祭也時祭常事不書因遂卒與祭同日為下繹祭張本故書遂不稱公子者承上文從省稱仲遂者宣公簒立遂為禍始故德其援立之功生而賜氏

與季友卒書氏義同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杜註繹又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

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

繹故内舞去籥惡其聲聞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白狄始見經

楚人滅舒蓼

舒蓼杜註二國名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先巳滅于

楚此即如舒鳩舒庸舒蓼舒別種非二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毛氏奇齡曰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較有甚于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將𨍭

縡碑窆儀注旣繫𣪠藻荼蜃工力復賾蔿一急于行事偶失不戒此非簑笠苫葢所得遮蔽其罪戾也若胡氏又云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此爲行匯言之今遇雨而止未嘗觧車縡返廟庭不葬而退而乃以爲反喪之戒不亦謬哉

城平陽

懼晉故也黑壤見止歸將叛晉故城平陽以備之

楚師伐陳

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八年使仲遂如齊至黄而復故今年親往朝齊葢欲固齊好而絶晉交也如至並書正月通春秋惟此一見葢以正月往即以正月返也其他或書時或書月皆舊史有詳畧聖人亦仍之而已

夏仲孫蔑如京師

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

賄之

齊侯伐萊

七年會魯伐之今又親將伐之葢不至于滅之不止也

秋取根牟

公羊以根牟為邾邑非也若邾邑當先書伐邾葢近魯小國也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衞即其地內滅國曰取不言滅諱之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遂帥諸侯之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侯卒不葬魯不會也葢黑壤之會止公而以賂免公怨之故扈之會公不與至是以喪赴亦不會葬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侯卒不葬魯不會與晉同盟公之往會黑壤衛實任其無咎故怨之亦不會其葬也

宋人圍滕

傳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

日吳按六年傳稱楚人伐鄭取成而還十一年傳稱蕭魚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杜註蕭魚之役蓋在六年此傳復云楚子為蕭魚之役故伐鄭而六年經不書楚子伐鄭者蓋鄭既逃盟楚亦以未得志皆不以告故不書郤缺救鄭與五年荀林父十年士會之救鄭等耳彼不書而此書胡氏以為惡楚非也蓋有告不告故

陳殺其大夫洩冶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杜註洩冶不為春秋所貴故書名正義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貴之而不名此書名是不為春秋所貴其說非也殺大夫稱官稱名例也不以賢愚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不名者以其位近于君而為衆之所殺則弑逆之端兆矣故官而不名不得以彼例此左氏引孔子云云是昏亂之朝必不當有忠鯁之士矣豈

聖人之意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至是四朝齊矣葢不與扈之盟懼晉而欲固齊之好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杜註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望溪先生曰濟西之田獨曰我者不獨我有濟西田而所歸獨我故封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書曰崔氏非其罪也接春秋時諸侯之大夫以無罪奔者衆矣何獨于此而氏之左氏之說不足信先儒以為族奔其說近是而劉原父駮之曰春秋所書大事而已故戰舉元帥使舉上介衆大夫不與焉

者畧所徵也今何為區區崔氏之族原父此論所為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考成公十八年傳始言齊
侯使崔杼為大夫則惠公時杼尚未為大夫審矣春
秋之例必大夫乃以名見杼既未為大夫則不可書
齊崔杼出奔又審矣乃高國畏杼之偪至乘君之喪
而逐之且不止逐其一身而且及其一族是有死其
先君之心更非尋常之以勢力相傾軋者比此固聖
人之所尤惡者也安得以杼未為大夫而遂畧之故

特以崔氏書盜竊于辭不得不變文以著其實而義

即于此寓焉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傳如齊奔喪杜註公出晉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按奔喪不言其事殆舊史恥而諱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

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

殺之二子奔楚按稱臣以弑據事直書史文之常杜註以為罪不加民固失之胡氏以為見洩冶忠言之驗亦未為得也

六月宋師伐滕

滕恃晉而不事宋故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卿供葬事文襄之制魯益以事晉之禮事齊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以前年敗楚師恐楚怨而與之平故諸侯之師伐

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傳劉康公來報聘杜註報孟獻子之聘即王季子也

其後食采于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魯滅國書取諱之也繹邾邑例書取内大夫帥師例

書名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齊侯初即位故

冬公孫歸父如齊

魯侵小恐為齊所討故往謝宣公聘齊止此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文子也

饑

楚子伐鄭

傳稱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不書胡氏以為責晉非也五年楚人伐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亦不書又何說乎蓋是時天下之大勢在晉楚陳鄭雖小然加斤兩于千鈞之上在晉則晉重在楚則楚重故二國爭之不遺餘力聖人只欲著晉楚之爭伯耳至伐者固皆凌弱暴寡之師救者亦非有扶危定傾之義告則書不告則不書聖人原不以書救不書救

為褒貶也胡氏必以書救為善辭無怪乎鑿而不可通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魯會齊人伐之大夫將稱人先
儒以為貶非也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穀梁以不言及為外狄非也盟言及會不言及史之
常文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
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諫

乃復封陳擾稱楚人討賊之辭人人得而誅之之義也傳殺徵舒在入陳後經書在前者楚子先滅陳因申叔時之言乃復封陳若先書入陳而不書滅失事實矣然滅而未成乎滅不可以滅書也故先書殺夏徵舒後書入陳葢于文不得不然杜註確不可易胡氏謂善楚子之能討賊固非或謂夏氏私邑在國都外故先書殺後書入亦不得具觧而從為之辭

丁亥楚子入陳

杜註楚子先殺徵舒而欲縣陳後得申叔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入在殺徵舒後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二臣皆從君于昏者也不當納而納據事直書而楚莊之不得為伯討不待貶絕而自見矣二臣之出奔不書者國亂不告故又與莊三十二年季友奔陳不書同義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徵舒已殺故書葬

楚子圍鄭

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伯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若惠顧前好不泯其社稷君之惠也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按傳書入而經只
書圍者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入而未成乎入也先儒
以為從末減非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及河聞鄭既及
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
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與楚師遇晉師大敗按晉救鄭不

書者無及于鄭而覅民不成乎其為救也故不書其以晉主是戰者胡氏謂釋楚不貶非也城濮之戰不亦以晉及楚乎盍春秋内晉而外楚故以晉及楚不以楚及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楚滅之葢將以脅宋也宋華椒以蔡人救蕭不書不成乎其為救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楚滅蕭而晉懼故為此盟同盟義見盟幽下諸侯皆大夫故稱人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清丘之盟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以陳貳于楚也衛人救之同盟之國自相矛盾據事直書葢以著晉之不競于楚也而先儒以春秋書救未有非善辭者即此亦可見其不然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十一年公孫歸父會伐今復伐之

夏楚子伐宋

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役惟宋可以免胡氏乃謂楚人有詞于宋而得書爵誤矣凡君將則書爵史之常文

秋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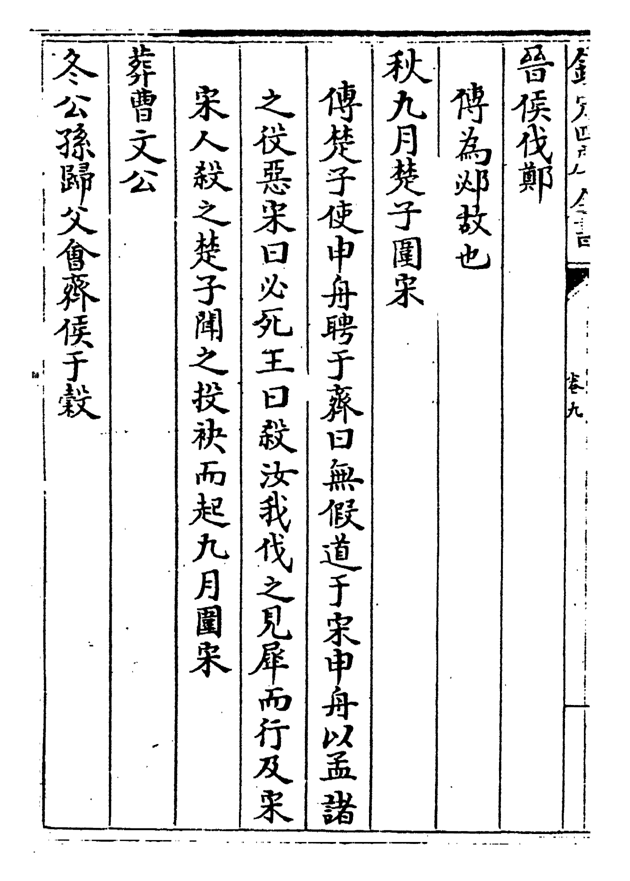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按先縠違命喪師今又召狄伐晉正名加誅非濫刑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殺大夫之常文先儒以為累上誤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乃縊而死書衛殺者從告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傳為郟敖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大夫特會諸侯者屢矣胡氏獨于此發抗尊出位之論殊不可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朝而獻功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無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馬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按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及鄭平皆不稱人此何以獨稱人葢兩國無事之時微有夙嫌聘問不通一旦而釋怨修好者則不稱人以睦鄰之道為國者固當如是耳若攻

圍既久守者既苦病而思息肩攻者亦饑疲而思返役若不書人則邦交之常文無以著兩國之人皆困于攻守之實矣鄭與晉楚平皆不書而此獨書者何葢晉楚爭鄭其意舀不在鄭也晉伐鄭以爭勝于楚楚伐鄭以爭勝于晉鄭介兩大之間朝晉暮楚其平不足記也故不書若宋則世與晉好被圍近一年而始與楚平葢自邲師既敗而晉不復能與楚爭故坐視宋之平于楚而不之救此南北大勢之所關也春

秋安得而畧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伐之六月癸亥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以潞子嬰兒歸按潞赤狄之一族即以國名為氏者正義謂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是也嬰兒潞子名自此以後滅國以其君歸及其君奔皆名世近紀載詳故荀林父帥師不書而

第稱師者從告也

秦人伐晉

傳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按傳載晉敗秦師事甚詳而杜于經下註云無傳葢秦遣將伐晉秦伯次于輔氏以為之援傳所載者乃晉敗秦師于輔氏而秦人伐晉之事則無傳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杜註王子札經文倒札子捘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故或稱人殺如文九年晉趙盾之殺三大夫是也或稱國殺如文六年晉狐射姑之殺陽處父成八年晉欒書之殺胥童昭十四年莒蒲餘侯之殺公子意恢是也或稱盜殺如襄十年鄭尉止五族之殺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是也此獨稱名以殺者葢王

室由此而復亂例應稱國殺而周非列國比不可曰
周殺其大夫也故稱名以殺詞葢有所窮焉爾稱名
以殺故不稱大夫
秋螽
仲孫蔑會高固于無婁
大夫相會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已前此矣
初税畆

周法井田九百畒中百畒為公田借民力而治之税不過此今又履其餘畒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猶不足也遂以為常故曰初

冬蝝生饑

傳蝝生饑幸之也杜註幸其冬生不為物害雖饑猶喜而誌之其説非也周之冬夏之八九十三月八九月間生蝝安得不為物害乎且謂聖人以冬生蝝為幸必無此理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杜註甲氏留吁赤狄之族晉既滅潞氏今又並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也無室曰榭公羊謂宣王之廟蓋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此因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左傳宣榭火人火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

傳出也內女出皆書來歸郯氏助曰歸姬不書常事故不書也

冬大有年

義見桓公三年有年下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李氏琪曰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穀梁獨以為外楚盎拘于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當宋及楚平之後而徵會于齊

則初意誠因懼楚但郤克既怒齊遂起伐齊之謀耳

穀梁亦不為無據

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

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

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

是為通恩也按稱弟者不任職也義見桓三年齊侯

使其弟年來聘下穀梁之說非但公弟未有書卒者

此書卒則以其賢耳稱叔肸者肸之後叔弓叔老叔

還皆以叔為氏皆書叔肸以著魯有叔氏之所自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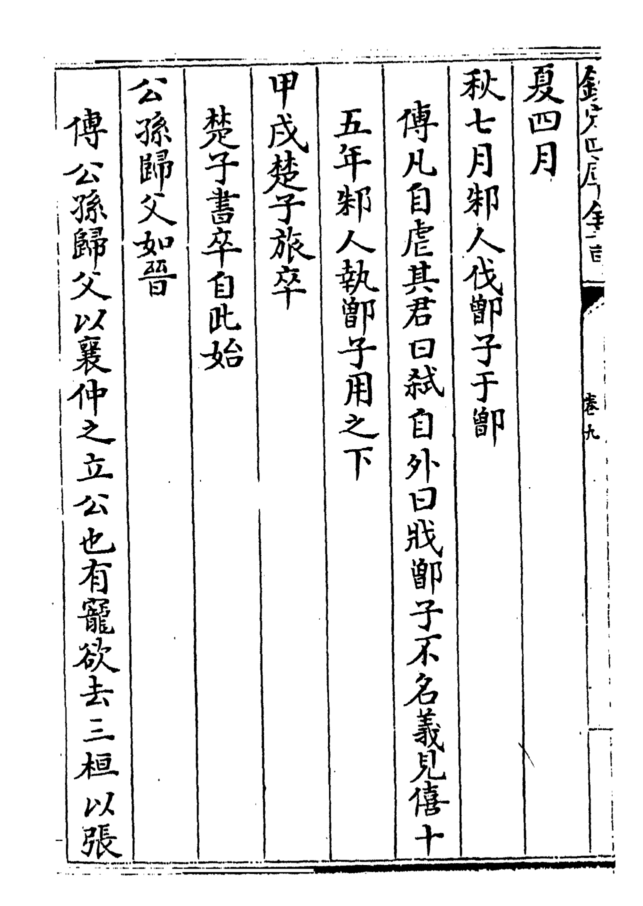
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傳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

繒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伐鄫子于鄫

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鄫子不名義見僖十五年邾人執鄫子用之下

甲戌楚子旅卒

楚子書卒自此始

公孫歸父如晉

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

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傳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按奔不言出者奉使而道奔也

春秋究遺卷九